

藏

書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九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劍名大子及長文翁遣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曰：「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今和育卓王孫者此女也尚大喜何恥爲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正道身非失身

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揚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

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  
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  
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  
郎數歲會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  
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  
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  
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白以

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

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久之相如病免  
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  
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  
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  
然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李生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  
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  
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



作目作  
九二  
遭所以爲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川也，臨川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

心其陪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偉也空自見公而  
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  
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  
如孟充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筭  
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  
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  
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皇安可誣  
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何彼  
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予是以感慨而私論之

未敢以語人也

○伍被

伍被楚人也。以才學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而被爲冠首。淮南怨望厲王，死時時蓄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被曰：將軍上破曰：王安得亾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

毋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寡人乎被曰小臣將  
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  
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  
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  
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  
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  
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

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卒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

謂紀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  
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次者一言耳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  
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  
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爲十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  
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

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  
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  
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  
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  
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  
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  
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  
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  
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  
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  
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  
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  
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  
成帝王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平。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天子於東宮也。被囚流涕而起。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

與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  
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  
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  
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  
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  
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旣至詔褒爲聖主  
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

繁糞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平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罟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棼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羆  
驟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  
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鬻于飯牛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滌  
而升本朝離䟽釋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允祖考  
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蒞秋蚿蟬  
螭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遽鍾逢門子彎烏號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  
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  
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  
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慙

仰。誦。信。若。彭。祖。响。嗟。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儵。等。  
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  
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  
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舜。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  
以。此。虛。說。耳。且。舜。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  
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  
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



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歿上閔惜之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贊郎旣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林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僞等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

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  
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  
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  
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  
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  
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  
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  
渠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  
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

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  
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於左右四  
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  
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  
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  
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  
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  
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  
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如、至、帝

胡、說

明、微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  
更生繫獄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  
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允祿勳堪弟子張  
猛允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  
更生懼其傾危乃上封事其略曰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

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  
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  
飭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恭顯見其書，愈與  
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  
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寤，乃  
方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愧里令，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與其聯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曰蘇在堪猛者  
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  
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亦會堪疾瘖  
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  
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  
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  
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  
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

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管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

上疏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歿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  
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  
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  
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  
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  
擲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  
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  
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燬

考當室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  
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滅。標自古至今。葬未有  
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  
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  
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  
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向又嗜俗彌奢淫而  
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  
婦。與國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  
傳記。行享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時時上疏言得

失陳汝戒書數十上。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人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自謀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今吾幸得同姓。末屬纍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輒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向意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

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  
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  
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  
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  
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  
氏篡漢李生曰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  
春秋之後爲戰國旣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  
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  
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

霸何以獨盛於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羸小搆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

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  
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  
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  
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  
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  
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  
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宐其見固已左  
矣彼鮑叔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言  
區家賊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

文章本於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爲  
鮑、吳、亦魯、衛之人矣、

○崔駰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祖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歎曰：吾生無髮之世，值澆羿之君，○即師氏之所生也。夫，心，つ，ま，せ，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曰：知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時人譏其太玄靜，駟擬楊雄解嘲作達旨，元和、中肅宗始修

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謂其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駟，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欲見之，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側，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

諫諍憲不能容因出駟爲長岑長遂不之官而歸永  
元四年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  
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  
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  
大義遠善待之瑗因畱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  
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  
友好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  
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  
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

以廢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踈孽少帝卽位  
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共見說  
將軍白太后收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  
天心下合人望而禪未敢決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  
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  
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止之時陳禪爲司  
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  
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  
州郡命子寔字子真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

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曰  
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不  
理者嘗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  
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  
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  
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僞巧以故百姓囂然復思中興  
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

補旋決壞杖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  
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  
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  
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  
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  
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  
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如能取策非已舞筆奮辭以  
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者、法、  
術、以、檢、之、自、非、上、德、戾、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  
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  
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  
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  
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  
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

可復理亂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能  
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  
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  
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  
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  
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  
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  
路傾險方將拑勒韃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銜清節奏  
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



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方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持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

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慮不敢犯建寧中病卒充  
祿勲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鄒葬具大鴻  
臚袁隗樹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  
靈帝時用鴻都門榜賣官爵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  
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  
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  
畢會帝顧謂侍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  
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  
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

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好兒烈怒舉杖擊之烈亦有文才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筆

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千家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  
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  
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  
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  
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  
曰潜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譎物情以觀見當時其五  
篇云符之論曰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  
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以牧天之所愛焉可以

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  
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  
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下入專杖殺伐白起蒙恬  
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下封主以爲忠天以爲盜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下公鮮不及矣是故德不  
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下人夫竊位之人天奪其  
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下一旦富貴則昔親捐舊  
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下溥知友而厚犬馬寧見  
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下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

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  
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  
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  
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歿深牢  
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  
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  
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盛而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若禁忌少而門樞朽也  
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中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烹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  
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美豈  
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然衰  
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  
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  
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



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  
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且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  
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進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  
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三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  
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  
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士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  
命出自亡秦炁武得士亦具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  
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雪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  
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

錦以魚澆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  
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  
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  
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  
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  
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  
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  
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

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中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旣不宥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凡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

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  
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  
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  
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  
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  
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  
闕廷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  
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宄  
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

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

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  
言統遂去之幹卒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儻  
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  
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  
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  
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  
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蹻畦蔬  
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鱣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  
求至人之彷彿至樂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  
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  
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  
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  
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志其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  
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



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瀦當餐、九陽代  
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  
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  
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  
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  
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  
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頭  
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  
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

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東游繆襲常備統不  
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簡擢其略曰豪傑之當天  
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  
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  
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雖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  
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  
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  
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  
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誦幸我之不成

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桀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亾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

下同惡目極角觝之戲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澶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

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喜怒則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賞也。苟能運智詐，小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

放逸而赴束縛夫誰有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次則得髡鉗下髡鉗則

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  
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  
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  
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  
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  
以懲惡則假滅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  
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  
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  
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五之

長才足以長一五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六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凶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



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  
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  
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遠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  
則千萬人也遺漏旣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  
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  
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  
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  
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

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代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

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賊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透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

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上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歿於溝壑矣。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

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

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允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

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  
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  
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  
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芻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詰君子哉况武奪三公  
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  
疎之執異也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空分  
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  
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

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樂與之爲列。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上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又特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毋詔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恬蕪，莫肯盡心。」邕經學深奧，故特遣稽問。互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帛囊封上。邕對其末曰：「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曲飾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洩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飛  
章言邕私事下邕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事奏  
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  
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  
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爲用球又賂其  
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焉  
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  
未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

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畱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

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  
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  
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  
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  
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

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赦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邕不荅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諫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告其吳人曰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耳果有異聲故伏酒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是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爲

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邕初在陳畱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間者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者曰我向鼓絃見螻蛄方向鳴蟬蠟將去而未飛螻蛄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螻蛄之失之也邕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署祭酒甚見敬重

於是遣騎送去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  
乃更相戒曰彌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  
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  
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  
嘗與諸文士共草奏並極才思衡見之開省未周因  
毀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成文辭義兼美  
表復大喜益重衡衡復侮慢表表恥之轉送至江夏  
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祖長子射爲  
章陵太守與衡遊共讀蔡邕所作碑射愛其辭旣還

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及射，馳使寫碑，還校如之。以是射益歎伏焉。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詩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慙訶之。衡更熟視曰：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便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殺之。射徒跣來救，已不及矣。歿時年二十六，其文亦亡失。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九